

## 桃之夭夭 一段难忘的往昔

■刘永宗

夏日的阳光洒满了故乡,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最为灿烂的季节。

某个午间,阳光正好,空气中弥漫着燥热与青草的味道,我正沉浸在小学三年级课本的童话世界里。忽然,阿跑气喘吁吁地跑来,双眼闪烁着期待和兴奋。他拉着我的手,急切地说:“快,邻村的桃子熟了!红艳艳的,甜得像蜜一样!”

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。那时,《三国演义》正在热播,桃园三结义的情节让我印象深刻。我想象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园子里,英雄豪杰们豪情满怀,义结金兰,共同开创一番伟业。于是,那份对英雄的向往与对桃子的渴望交织在一起,让我忍不住想要去体验一番那偷桃的刺激与快感。

桃林里,桃子挂满了枝头。我们像孙悟空进了蟠桃园,迫不及待地开始采摘,心中满是欢喜。然而,就在这时,一阵脚步声传来,我们吓得魂飞魄散。“望风”的阿鲁像触电般逃开,我和阿跑无处可躲,只好“急中生智”硬着头皮蹿到树梢上去躲藏。

我们屏息凝神,心脏如擂鼓般狂跳不止。我紧紧抱住树干,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。阿跑则躲在我旁边的另一棵树上,他的脸色苍白,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我们两人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,生怕被桃园主人发现。然而,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她的“法眼”。她气势汹汹地走来,一把拎起我们的衣领,大声质问我们是谁家的孩子,为什么要来偷桃子。阿跑吓得什么都招了,我却咬紧牙关,宁愿受些皮肉之苦,也不肯说出爷爷的名字。我知道,爷爷在村子里是有名望的人,我不能给他丢脸。

桃园主人见我不肯招供,便更加严厉地训斥我。她的话语像针一样刺痛我的心,但我仍然坚守着那份固执。最后,还是阿跑招架不住说出了爷爷的名字。桃园主人听后,放开了我们,并劝诫我们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丢脸的事。

我们如获大赦,“桃之夭夭”。不过后来还是有人向我爷爷告了状,我很愧疚,希望爷爷能用树枝“抽打”我几下。然而,爷爷并没有这样做。他只是和言细语地告诉我,要吃桃子他可以给我买,但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。他的话语像一股暖流,温暖了我的心。我知道,爷爷是在用他的方式教育我,让我明白做人的道理。

知耻近乎勇!从那以后,我开始安分守己地学习。我努力学习,不仅是为了自己,更是为了不再给爷爷丢脸。

如今,有时候去超市买水果看见桃子,我还是会不经意间想起那段偷桃往事。那段难忘往昔,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它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,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正直、诚实的人。

## 通往星空的天梯

■靳玲

那时我家在赣南,赣南的夏天奇热无比。我们住我爸单位大院家属楼三楼,顶层。白天的阳光好像能穿透楼顶,在我家漫步。那时家家户户没有降温设备,晚上我们好像躺在蒸笼里,大汗淋漓,难以入睡。

我妈站在我家门口,盯着通往楼顶的小方口看了好一会儿,让我爸做架梯子。

也不知我爸在哪找了两根毛竹,很粗,竹节挤在一起,皱巴巴地扭曲着。我清楚地记得,黄色外皮隐藏着几丝深绿,那些深绿藏得很牢,顺着毛竹躯体往里长。我爸拿来锯子、榔头……利用两个晚上,脊背冒出的汗砸地上,“砰砰”直响。

一架梯子架在通往楼顶的出口处。梯子上端略宽,往上略窄,横档间隔均匀、紧凑,牢牢地镶在两根粗毛竹之间,很结实。梯子被我爸用砂纸打磨了又打磨,摸上去细腻光滑,藏在里面的绿也被我爸磨出来了,绿波盈盈的。

晚上,我妈在楼顶上探出头,招呼我们往上爬。我们一个接一个爬上梯子,站在楼顶上。我们既紧张又激动,小脸通红,小心脏像擂鼓,好奇地四下张望。四周宽阔无边,亮晶晶的黑团塞满眼睛,远处昏暗的灯硬把黑团挤开,强露出笑脸。

我妈已在楼顶中间,离出口不远,为我们铺好小垫,枕头一溜排开。我妈让我们躺下。我们把“叽叽嘎嘎”憋在心里,悄声躺在小垫上。楼顶与屋里只隔一层顶却是两个世界,凉爽横压下来,抚摸着我们的每一寸皮肤,渗进我们的体内,使我们因热而躁动的心平静下来。我们睁着小眼睛看夜空。天空幽蓝,星星密

密麻麻地挂在天上,一片一片,一群一群,一堆一堆……总是那片最亮的星星吹出凉气,不是,是那一堆星星吹出凉气,小弟弟奶声奶气地说,那一堆星星最亮……看着看着,我们的上下眼皮贴在了一起。梦中有绚烂的夜空、璀璨的繁星,凉风从空中飘来,散发出阵阵香甜,轻抚着我们的肌肤。

不知睡了多久,我迷迷糊糊听见我妈和我爸在说话。

我妈和我爸分坐在两边,我们在中间。我妈说天气越来越凉了,怕孩子受凉呢。我爸说得把我们扛回去,潮气越来越大了。我爸先下,站在梯子上,探出小半个身子。我妈把我小弟抱过去,顺在我爸肩上。我爸一只手就势抓住我小弟膀子,像扛小麻袋一样,一只手扶着梯子下,把我小弟扛回家……轮到我时,我已醒,自己顺着梯子下。我每一档,似乎都能感觉到我爸抓过的地方留有凉爽。

整个夏天,我们最向往晚上到来,我们最喜爱爬梯子时刻,我们最想陶醉在楼顶看夜空。夜空浩瀚深邃,星星神秘璀璨。古老的传说从我妈嘴里一个个溜出来,卧在我们梦里,美好便光芒四射。我爸只知道一个故事——孙悟空大闹天宫。我们百听不厌,缠着我爸讲了一遍又一遍。小弟拱在我爸怀里,闹着要上天宫看孙悟空。我爸说得有天梯,你现在好好爬梯子,等你长大了,才能爬天梯。小弟黑眼睛看着夜空,攥紧小拳头。我们一起向楼顶出口处望去,梯子伸出的那一抻长特别耀眼。

那架梯子陪伴了我们的童年时光,夏天竖在楼顶出口处,冬天收起来,放在二楼和三楼拐弯处。后来我们离开赣南,就把那架梯子移植到心里。

## 开井

■康志远

老家的水在一天早上抽不上来,从十多年前汪洋大海的井喷再到小溪流的断断续续汇不成一条线,其间还夹杂着咳嗽似的气泡声,可想而知机井的水见底,空气泥沙不请自来。这口老井仿佛风中残存的火种,随时都会熄灭,没来得及感伤,断水迫在眉睫。

断水让我们一家人回到了“农耕经济”——扁担挑水。一家人刚开始还忙得不亦乐乎,说是体验生活。渐渐地,水供不应求,炒菜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洗澡、上厕所……样样离不开水,让我们真正体会到水是生命之源。

适逢年关,正值用水之际,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,有人主张铺设管道,引一百米外祖厝的水下流,但管道的铺设与每年的维护无疑是个大问题;也有人主张邻里共用,贴补些钱财,经济实惠。最后父亲拍了板,当即决定请人重开一口井,所谓风水风水,必定有风有水,子孙后代也不用仰人鼻息。

老家开井不成文的规则是:管开不管水。“大炮”一响,黄金万两,开井的机器只管往下挖,出不出水看主人家的眼力和运气。

钻井机伫立在地面,从空中俯视宛若蓄势待发的火箭,但它直直往地底扎去,倒像是给地球做针灸。小时候我常想,如果把地底挖一个洞通到地球对面的大洋洲还是非洲去,水该流向何方?但钻井机不考虑这些,它恪尽职守,呼啸着往地底冲去,一米又一米,师傅通过下设的管道来计量深度,三十米,五十米……再到九十米,吹上来的青色石粉、青色小石子暗示新井下面埋藏的都是顽强的青石。据传《石灰吟》里“千锤万凿出深山,烈火焚烧若等闲”说的就是青石,它们或许比我们的祖先定居得早,我无从责备。

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,父亲打定主意,示意师傅继续钻,一百二十米,一百四十米……一百八十米,还是没有水,地底藏着一块跟他一样倔强不屈的大青石。豆大的汗珠从父亲的额头上滚落,抛开前期的投资不算,光这一百八十米与回填就能顶上他几个月的收入。钻还是不钻?这是个问题。

“钻,继续向下钻。”父亲咬着牙说。肉眼可见,钻井机的速度慢了下来,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力气,这口井已经打了五个白天,他从一个激情满满的小伙子沦为老态龙钟慢慢悠悠的大爷,村里没有井扎的根比它还深,每一分每一秒对父亲、机器都是考验。

终于,一股清泉冒了出来,大家喜出望外!她是那样的清澈灵动,带着希望带着甘甜从深不见底的地下来到人间,那样活泼可爱的水举世少见,我从书里找不到词来形容她的纯洁善良。

往下的日子里,每当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,不得不做出选择,都会想起父亲铿锵有力的回答:钻,继续往下钻。狠狠地扎根当下。



(视觉中国)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